

列 寧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列 寧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馬克思主義戰略與策略通俗講述之嘗試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0036

列 寧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蒼 木 譯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
(瀋陽市馬路灣)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一九四九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北京第五版

字數：102,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東北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1—20,000

目 錄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一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四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七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一三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二二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二九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三六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四〇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四三
一〇 幾個結論	七七
增 補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四四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一九一七年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指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這話的廣義而言：若就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話底最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了。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想必會發生一種

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歷史階段的客觀情形下，所有一切國家正是從俄國的榜樣中就能看見它們在不遠將來所必然會遇到的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甚至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一〕，奧國的鮑威爾〔二〕和阿得列爾〔三〕等，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派，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爲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icherel, Heft II: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四〕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明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真是登峯造極，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還要提到的只是一點：在老早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五〕上做了一篇標題爲斯拉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為，不僅斯拉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愈益轉移到斯拉夫人那裏去。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以前俄國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爲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強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忠於我們偉大理想的熱忱，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還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鬥爭，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够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們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該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底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堅定性，需要紀律，需要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

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詞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極認真地去分析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够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

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的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三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並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沙皇專制壓迫之下，貪饑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極奮勉極仔細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是用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爲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

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内，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底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那怕是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積聚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貪饒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派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派與『社會革命』派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最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在當時刊物上，可以(而且應當)考察到凡是引起後來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間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羣衆武裝鬥爭的一切問題的雛形。在這三個主

要政派之間，自然還有無數中間的、過渡的、立場模糊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己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在羣衆運動中受到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進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內鬥爭形式與國會外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策略與參加國會策略，合法鬥爭形式與不合法鬥爭形式等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繫——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中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底整整一年。若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秘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

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下去。階級鬥爭完全按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得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多，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他們最具有用最廣大規模、最正確辦法和最強大毅力去恢復工作的本領。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到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必須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合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合法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連拿慘案（○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布爾什維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這班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祕密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

法機會』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布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七〕。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一切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國外僑民的刊物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高傲態度，聳起鼻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合法』機會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秘密）交換意見，自由（秘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最惡劣的叛徒。而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够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八〕，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九〕，意大利的屠拉梯〔一〇〕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鄙陋下賤、卑污齷齪行為，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布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成性（加

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沙皇制度的莫大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更自由一些的共和國。各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原來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閣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一二）和諾斯克（一三），考茨基和希法亭（一四），倫勒爾（一四）和阿烏斯鐵爾里茨（一五），鮑威爾和阿得列爾，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都是在枯燥無味地重彈陳腔舊調而已（事實上也是如此）。所有這套舊調，我們都從孟什維克那裏聽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竟在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之先，就把這表演出來了。

如果說，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如果說，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即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問題上的丟臉行為與糊塗觀念特別『燦爛地』表明出來，如果說，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

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那末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偽造了蘇維埃，並因其不能瞭解蘇維埃作用與意義，以致於破了產；以及現時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但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為不能瞭解蘇維埃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實際經驗已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極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國會制的（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原來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好些，但『工農』的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

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原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還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相當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完全認定，而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亦已充分證實：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在歐洲許多國家內都是極廣泛的社會階層），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致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此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